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Minzu”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éflexion sur la notion « nation » dans la communication transculturelle

反思跨文化交際中的“民族”概念

Zhang Jie Wang Na
張潔 王娜

Received 5 June 2006 ; accepted 17 September 2006

Abstract With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Minzu's Chinese definitions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its most frequent English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potential misunderstanding issues in the practice of cross-lingual,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Keywords: Minzu, culture, world-view,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ésumé Cet article analyse objectivement la complexité et l'ambiguïté de la signification du mot « nation » dans le chinois, met en question son traduction anglaise et indique les problèmes latents des propos concernant la nation dans la communication transculturelle. Cet article vise à révéler les barrières éventuelles dans la communication transculturelle à travers l'analyse de la complexité et l'ambiguïté de la notion « nation » et discute les stratégies de la communication transculturelle dans le contexte de la mondialisation.

Mots-clés: nation, culture, concept du monde, communication transculturelle

摘要 本文客觀分析了“民族”一詞現代漢語語義的複雜性和模糊性，並提出了對其主要英語譯文的質疑，指出了“民族”相關話語在跨文化交際中的潛在問題。旨在透過中英“民族”概念的複雜性和模糊性揭示中西跨文化交際的可能障礙，並探討全球化語境下跨文化交際策略。

關鍵詞： 民族；文化；世界觀；跨文化交際

2006 年末，國內權威時政報刊《環球時報》熱點刊登了《西方人誤讀中國：徘徊在天堂和魔鬼之間》以及《西方為何誤讀中國》的文章。新年伊始，國內另一先鋒媒體《國際先驅導報》即推出了《中國人誤讀的世界》以及《中國人為何誤讀世界》的系列封面報導，輿論譁然。關於“誤讀”現象的討論熱潮，充分表明了不可逆轉的全球化大趨勢下，高速現代化與資訊化的中國，對民族與世界間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維定式的深深憂慮；同時也表明了國人正以逐漸客觀、理性的世界觀探求有效的跨文化交際策略。“誤讀”，即錯誤的認知。它根緣于不同群體建立於地域、

語言、歷史、傳統、信仰、社會化及各種意識形態之上的不同的世界觀，是個錯綜複雜的議題。本文主要從語言的層面，就“民族”概念在跨文化交際中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多維探討。

1. 語言與世界觀

從語言的層面分析問題，首先要回答什麼是“語言”。“語言”是人類不可分割的社會屬性，每一個運用語言進行思維和交際的人都可能從一定的角度理解語言，但這種來自於個人直接

經驗的理解只是對部分言語現象的主觀認識，往往不夠全面和科學。簡單來說，語言是一種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是人類思維和交際最重要的工具，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行為和文化表徵，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媒介。在認識世界，形成世界觀的過程中，每個言語社團都不可避免地會把某種獨特的主觀意識帶入自己的語言。語言既映射又制約著世界觀。Sapir-Whorf的“語言相對論假說”的貢獻在於讓我們認識到，不同的語言因其各自在結構形式、意義指稱及語用原則上的差異而影響著語言使用者的思維及認知。辯證地看，特定的語言映射並制約著這個言語社團的思維模式及世界觀，而特定的思維模式及世界觀又同時制約著語言的運用。

2. 何謂“民族”

民族問題不僅歷來是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生物遺傳學等學科研究的主題，在當代它越來越多地被納入跨文化的視野。要在跨語言、跨文化的語境中正確運用民族話語，交流民族文化，首先要從對“民族”一詞的正確理解開始。而往往當我們輕率地將具有中國特色及複雜內涵的“民族”一詞與某一英文譯文在跨文化平臺上劃上等號的時，就開始滑向了“誤讀”的泥沼。

2.1 “民族”的漢語語義模糊性

“民族”一詞源於西方，經由日文借入漢語而本土化，至今百年。隨著社會的轉變，“民族”的含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演變。由於不同歷史階段、不同認知角度以及話語實踐中的泛用，使得各種“民族”的定義紛繁複雜、甚至相互矛盾，爭論已久。

“民族”概念是一個社會、歷史範疇，其語義的演變與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狀態、意識形態及語言實踐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體現著強烈的中國特色。學術界普遍認同，現代意義的“民族”是於1874年前後首次出現在王韜的《洋務在用其所長》一文中。二十世紀初，滿清腐敗、國難當頭，漢民族主義呼聲高漲。梁啟超等人為首的保皇派為了論證“君主立憲”的合理性，提出了“中國民族”以及“中華民族”的新概念，意指中國境內的多元混合的所有民族（李喜所，

2006）。至此，“民族”的語義擴展為包括漢、藏、蒙、回、滿等不同族群的國家體系。1913年史達林以反對民族沙文主義而提出“民族”定義的四個必要特徵，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史達林，1913：294）。史達林的這個定義在我國49年建國以來一直被理論界視為具有權威性的定義，但隨著族群遷移和同化以及現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而逐漸凸現出其歷史局限性。當今，隨著國際全球化的加劇，以及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客觀要求，國與國的界限特別是在經濟和文化領域開始淡化。“民族”概念的政治內涵受到了上世紀末從西方人類學借入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挑戰，逐漸向解構和多元化反思方向的發展。許多學者提倡（馬建福，2005），用“族群”指示情感—文化共同體，而“民族”則是情感—政治共同體。有的學者支持用“族群”涵蓋民族和次級群體。也有不同觀點認為，“民族成員與民族整體、民族分體與主體之間，沒有權利及義務的關係，不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關係”（都永浩，2003）。

學術界對於“民族”的定義，各家爭鳴，尚無定論。各種提法，都各有因其認識角度不同而具有合理性和局限性。這裏並非要判辨是非，規範定義。正確認知語言的關鍵在於對真實的言語實踐進行記錄、描述、分析和總結。“民族”概念在現代漢語中的語用形式繁多，如：中華民族、少數民族、民族國家、民族自治、民族傳統、民族文化、民族音樂、民族藝術、民族英雄、民族意識和民族性等。可見“民族”一詞的主要語義在現代漢語語用實踐中涵蓋甚廣，即：“不論人口多少，地域大小，社會發展階段的高低，民族主體是否居住在中國境內，只要是歷史上形成的，在經濟生活、語言、文字、服侍、習俗、民族意識等方面具有明顯特點的，都一律稱為‘民族’（馬建福，2005）。”此外，不同於英語語言，漢語辭彙在變換詞性時沒有曲折性變化。“民族”一詞作為漢語偏正結構中的修飾語也可理解為，“民間的”、“民眾的”或“民俗的”如：“民族英雄”、“民族藝術”。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對歷史、考古與民族志知識不斷積累與革新，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下的學術省思，學術界開始意識到過去某些對“民族”的定義深受國族

主義 (nationalism) 以及東西方文化中心主義 (culturism) 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民族形成的長期複雜過程, 以及此過程中各種核心與邊緣的權力關係。他們在研究中不僅涉及客觀的人類體質、語言與文化因素如何起源、傳播、分化, 而造成地表人群間的客觀分佈; 更涉及這些因素如何在歷史過程中被人群主觀理解、分類、修飾和展演, 以造成族群或民族認同與區分。

2.2 “民族”的英語翻譯及語用失誤

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文獻中與“民族”相關的辭彙主要有: “nation”, “nationality”, “ethnic group”, “peoples”, “race”, 等等。在“民族”的眾多翻譯中使用最為頻繁的是“nation”。

“nation¹”在英語中主要有雙重含義: a. “[C] a country, especially when thought of as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living in one area with their own government, language, traditions, etc.” (國家, 特指與生活在同一地域, 共有一個政府, 共用語言文化傳統的人群相聯繫的概念範疇。); b. “[S]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ace who share the same language, traditions and history, but who might not all live in one area. E.g. the Navajo nation” ([俚語] 共有語言、習俗與歷史特徵, 但可能不居住在同一區域的屬於同一種族的人群。如: 納瓦霍族—美國最大的印第安部落) 從定義可見, “nation” — “國家”層面的意義應用更為廣泛, 如: 聯合國 (United Nations)、非洲國家 (African nations)。第二個語義則多用於(美語)俚語, 更接近於指示漢語中從屬於同一種族的“部落”, 這與漢語的“民族”是有本質差別的。為了避免“nation”在英文中可能引起的歧義, 一些譯者用“nationality”替代“nation”作為“民族”的對等語。但事實上, 在英語本族者的語用習慣和思維意識中, “nationality²”主要指: “1: national character (國家特徵); 2: Nationalism (國家民族主義); 3: a) national status; specifically: a legal relationship involving allegiance on the part of an individual and usually prote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個人對國家安全效忠的法律關係); b)

membership in a particular nation (國家成員身份); 4: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r existence as a separate nation (政治獨立或民族分裂) …”顯然, “nationality”帶有強烈的政治獨立與分離的民族主義性質, 在翻譯上的這種謬差很可能導致嚴重的政治歧義。為了找到解決辦法, 一些學者提出用“nation” — “國家民族”來表達“中華民族”中的“民族”, 而用“ethnic group” — “族群”來表達構成中華民族的包括漢族在內的 56 個民族的“民族”。此外, “race”在英文中主要意指具有相同血緣的人群 (“people who are believed to belong to the same genetic stock”) 更接近漢語的“種族”, 與“民族”相異。目前, 也有國外學者研究表示中國語境下的“民族”更接近“peoples”。納日碧力戈 (2003) 指出, 中國人類學界使用的“族群” (ethnic group) 是外來概念, 因受不同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條件作用下的思維方式影響語義及表達炯異, 不可與中國古代或現在的“民族”概念等同。所以也有學者建議直接用“民族”的中文拼音“Minzu”代譯。此外, 在不同的語域裏, “民族”也有不同的搭配意義, 如: 民族音樂、民族傳說、民族英雄中的“民族”當作“民間”理解時在英文中則多對應“folk”。需要注意的是, 英文中的“ethnos”來自希臘語“ethnikos”, 原意為“習慣、特點”, 在現代英語中的釋義為: “people of the same race or nationality who share a distinctive culture³” (同一種族或民族具有獨特文化特徵的人們共同體)。國外學術界對於“ethnic group/ethnos”這一術語的界定也存在極大的爭論。有的學者認為血緣、語言和文化是其認同和區分的特徵, 有的從群體的排他性和歸屬性來界定, 有的用它來指少數民族群體、種族群體、社會群體以及文化群體。綜上所述, 不同於許多英語國家, 中國歷來是個多民族共存的社會文化體系。由於民族起源與發展的歷史現實差異, 以及語言運用和思維模式的差別, 在中英文語境中, “民族”概念必然有所不同。當下對於“民族”的諸多英文譯文都存在著明顯的語義、語用失誤。我們不得不警惕簡單劃一的翻譯模式所可能導致的跨文化交際困惑。

¹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² 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

³ WordNet (r) 1.7

2.3 關於“民族”話語及潛在問題的思辨

在中文語境中，我們經常說，弘揚“民族文化”，體現文化的“民族性”。“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是我們在“民族”話語中頻繁使用的兩個關鍵字。那麼，到底如何理解“民族文化”？什麼又是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呢？如上論述，“民族”在現代漢語中的語義涵蓋甚廣：可指（多）民族國家，也可指超越國界的文化共同體，亦或較大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亞群體，還可指民間、民眾或民俗等。首先，從“民族”概念本身的語義模糊性看，我們在造義和釋義“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時，就容易混淆概念，引起誤解。再則，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語言”既社會行為，是意識形態的言語表徵，以及社會集團之間的相互作用。那麼不同社會集團對“民族”話語的定義構建又如何映射其意識形態和社會行為？“民族文化”和“民族性”在不同社會集團話語裏往往泛化為文化定勢，比如說在中國國家話語裏民族文化突出地體現為歷史傳統、人文精神和物質成就以強化民族凝聚力，實現權威的中心認同。而“東方主義”話語下的中國民族文化定勢往往被標以無聲、陰弱、專制、落後、非理性的消極特徵，與“西方”陽剛、民主、理性、道德、進步的積極特徵形成鮮明對比。這都是我們在自覺地使用語言時，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在具體語用中如何限定“民族”概念的指示範疇，直接影響著我們的民族文化觀。

3. “民族”概念的翻譯策略

必須承認，我們確實無法在不同思維模式和世界觀制約下的另一語言中找到“民族”及相關話語的語義、語用對等體，但是也決不應極端誇大語言文化差異，割裂跨文化交際的可能性。交際社會語言學家 Scollon (2000: 5) 指出，相對於語言形式的系統性，語義具有模糊性，這個模糊性存在於所有語言之中，存在於語言系統的所有層面，存在於同一話語系統中，更存在於跨話語系統之間。對於語義的模糊性我們無需悲觀，真正重要的是認清這是語言固有的本質，通過增加共用知識，預測可能的交際失誤，最後找到應對的策略。因此，譯者應充分認識“民族”這一漢語辭彙在社會、情感、反射、搭配、聯想等層

面的內涵及外延，並在具體語境中把握其特殊的語用意義，分析預測英語語言文化認知中可能存在的語義、語用差異，作好補充解釋。總之，我們需要用歷史的眼光，站在跨文化的高度，動態地而非禁錮地，客觀地而非狹隘地釋譯“民族”、促進不同民族文化的良性溝通。語言映射和制約著世界觀。當我們還在為“世界誤讀中國”而義憤填膺的同時，耳邊不免響起泰戈爾當年的提醒，“我們誤讀了世界，卻還說它欺騙了我們”。但語言並不決定世界觀。歷史證明，人類文化繁榮史正是人類不斷突破文化壁壘和族群界限、不斷交流的歷史。

參考文獻

- [1] 都永浩. 論民族概念與國民概念的關係[J]. 滿族研究. 2003, (1).
- [2] 李喜所. “中華民族”概念為梁啟超最先提出具有重要意義[J]. 三農中國. 2006.
- [3] 馬建福. 關於“族群”與“民族”概念和翻譯的討論[J/OL]. 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206>, 2007-01-18.
- [4] 納日碧力戈. 問難“族群”[J].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 (1).
- [5] 史達林.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A/M]. 史達林全集. 1913, (2): 294.
- [6] 斯科隆等. 跨文化交際（語篇分析法）[M].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5.
- [7] 俞曉霞. 交際中的文化定勢[J]. 浙江教育學院學報. 2006.
- [8] 周大鳴. 族群與族群關係 [DB/OL]. <http://www.studa.net/shehuiqita/060120/16243957-1.html>, 2007-01-18.

作者簡介:

①Zhang Jie (張潔)，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語學院，中國。

②Wang Na (王娜)，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語學院，中國。

通信地址：

①張潔，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語學院，中國武漢，430074。

E-mail: youlanlan@yahoo.com

②王娜，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語學院，中國武漢，430074。

E-mail: wangnaelle@163.com